

生命的勝利

馬久森娜 著

時代出版社

生命的勝利

馬久森娜著 左海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О. МАТЮШИНА
ЖИЗНЬ ПОБЕЖДАЕТ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Ленинград-1951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作者繼「生命之歌」後的又一著作，敘述一批在衛國戰爭中受法西斯匪徒摧殘，變得性情孤僻，不近人情的殘廢兒童，怎樣在蘇聯政府和黨、團組織的關懷與教育之下，重新成為生命力旺盛的有用的蘇維埃人。書中充滿革命的樂觀主義氣氛，顯示了鬥爭和工作的無比力量。

時代出版社

(北京東四牌樓胡同一四號)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新華印刷廠分廠印刷 * 新華裝訂社裝訂

1954年6月北京初版 1954年6月第1次印刷

1—25,060冊 271千字



CHCSB/11

共 2,400 元

譯者的話

生命的勝利是蘇聯女畫家奧麗加·康斯坦汀諾芙娜·馬久森娜的第二部小說。第一部是生命之歌，中譯本已由時代出版社出版。

本書的對象並不限於少年兒童，不過爲了少年兒童閱讀方便起見，在不背原意的原則下，有些句子稍稍改動了一下，沒照原文直譯。

謹將本書獻給我國的教育工作者跟少先隊輔導員。

原出版者的話

——關於作者和本書

本書作者奧麗加·康斯坦汀諾芙娜·馬久森娜是一位畫家。在列寧格勒被圍困的時期，她的雙目失明了。

國家想盡了一切辦法給她醫治眼睛，但是終於沒有成功。此後，繪畫的門便對她關閉了。而當時，她最大的痛苦却是被迫脫離每個居民在被圍時期都担任着的公共職務，而置身於列寧格勒的積極捍衛者之外。這種情況真是無法忍受，不能忍受的。那時，這位年齡不算輕的女人面前發生了一個問題：怎樣保全自己鬥爭的權利？怎樣生活？她覺得，脫離了勞動，脫離了鬥爭，生命就失去了意義，變成多餘的了。

奧麗加·康斯坦汀諾芙娜想起許多青年朋友——青年團員勸她的話（她跟他們時常談起她在革命以前的生活，談起她跟列寧、克魯普斯卡婭、高爾基、馬雅柯夫斯基的會晤），她便開始寫作了。

她記得的事情很多；畫家特有的敏銳的感受力，善於形象化的進行思索的能力，也都保存着，不過眼睛看不見，寫作幾乎不可能了。

她不能讀自己寫的東西了，也不能核對、修正、重寫和刪改了。

就是在寫作的過程裏，也發生了這些似乎無可克服的困難。以下的幾句話，就是女作家所講到的困難。

的情形：「要這行跟那行不併在一起，我學了好多時候……也不容易很習慣地把筆尖伸到墨水瓶裏去……還有一種妨礙，就是筆尖常常翻身。」

奧麗加·康斯坦汀諾芙娜親身經歷了列寧格勒的居民在圍城裏受到的種種非人生活的艱難窮乏：飢寒、掃射、轟炸。因此，很自然的，她就不可能丟開人們的英雄主義和周圍的人們不寫，而寫任何旁的題材。「把觀察到的一切寫出來，就像生活的任務一樣，鋒利地橫在我的面前。」她在第一部書裏這樣寫。奧·康·馬久森娜，因為散發禁閱的革命文學書籍，坐過沙皇的牢，在牢裏患上了肺病。被圍時期的窮困飢餓使她的肺病更惡化了。

她的第一部小說生命之歌終於寫成，並且在一九四六年出版了。這部小說以其簡單、樸實、真摯、樂觀的特點引起了廣大讀者，尤其是青年的注意。

有好幾十位青年讀者給作者往列寧格勒波波夫教授街寫信。許多信的外面只寫：彼得格勒那邊一幢四面是花園的兩層樓木屋，或者，更乾脆些，生命之歌的作者收。信上寫到各種事情：感謝她寫這本小說，要求作者再寫：寫友誼，寫學校，寫生活。

奧·康·馬久森娜第一部小說的成功基礎是樂觀的思想：能在鬥爭和工作中戰勝一切——甚至戰勝死亡，克服各種困難的人們多麼好啊。

奧·康·馬久森娜第二部小說的主旨也是這種思想。一九五〇年，生命的勝利出版後，又在讀者間喚起了熱烈的反響，正像生命之歌一樣。讀者不斷地寄了許多信來。寫信的有教員，有學生，有大學生，有蘇聯兵士。

列寧格勒赫爾岑師範大學和波克羅夫斯基師範大學裏的大學生都在開討論會，評論生命的勝利。

那些未來的教師都對奧·康·馬久森娜表示感謝，因為她的作品給予了他們幫助，在他們面前展開了教育工作的全部深義和責任。他們也像本書的主角娜嘉一樣，已經決心獻身於教育工作。

本書的主角是一批在偉大衛國戰爭時期受了法西斯炸彈、砲彈的傷害以致殘廢的兒童。生活的不安和肉體的殘缺，在孩子的意識上留下了深刻的創痕，使他們十分嚴肅、孤僻，不愛講話，總之，跟他們的年齡很不相稱。

十四歲的女孩子妮娜的講話裏面，顯露了一個問題，這問題跟奧·康·馬久森娜眼睛瞎掉之後，自問的問題很相近。「我還想像以前那樣做個優秀的少先隊員，不過有了這樣的腳，難道可能嗎？」妮娜問。

問題應當這樣表達：一個殘廢的人能够算一個價值完整的人嗎？本書作者、所有的教師、書中女主角少先隊輔導員娜嘉、生活的本身都異口同聲回答：在蘇聯是可以的！

小說裏面娜嘉對孩子們說：

「蘇聯重視所有的人，你們多數吃過戰爭的苦，我們的國家也特別關切你們。它認為你們是它未來的助手，希望你們成為優秀的少先隊員和青年團員。」

作者在小說裏講到的殘廢兒童保育院裏少年先鋒隊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歷史，實際上就是為將來而鬥爭的歷史。就生命這個字底廣泛而高尚的意義說來，也就是為生命而鬥爭的歷史。因此作者以生命的勝利作為本書的書名。

奧·康·馬久森娜指出孩子們在國家慈愛的關切之下，能力啓發了，對將來的信心增強了，對祖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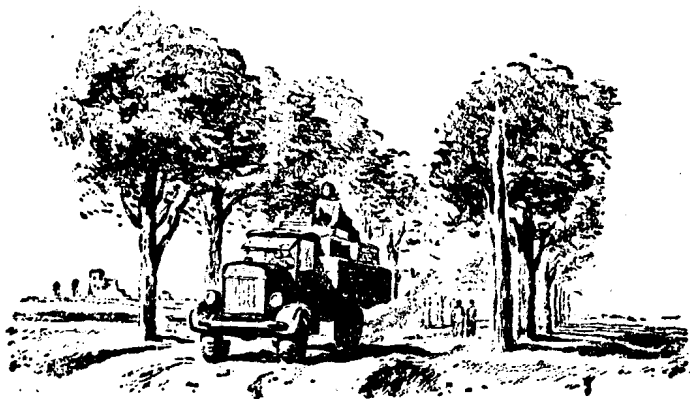
愛發展鞏固了。這一點是作者的功績。

這本小說裏，殘廢兒童都清楚地知道戰爭是怎樣一回事。一個叫迦麗雅的姑娘——經過好幾次的手術之後，才恢復了走路的能力——憤憤地講到了戰爭：

「美國和其他國家的法西斯分子都在準備新戰爭，他們冷酷地殺害着千百萬人。」

「我們憎恨法西斯主義，」她繼續說。「戰爭奪去了我們的親人，害我們成了殘廢……我想創許多事情……我一直想寫封信給斯大林同志，想告訴他，我們怎樣熱烈地愛他。我們知道斯大林同志爲了全人類爭取和平。全世界各民族把『和平』這個字跟我們最親愛的人的名字聯在一起，該多麼好呢！」

這本小說最後是用這幾句話結束的。它們發着懇切而強大的聲音：「和平、生命萬歲！」



第一部

第一章

一輛載滿空箱子的卡車在公路上很快地開着。箱子上坐着一個姑娘。她緊緊地抓住繩子，生怕跌下去，而且注意地瞧着公路急轉彎的地方。這時候，傳來了火車頭的汽笛聲。姑娘微微抬起身子，直想透過樹枝瞧一瞧車站。卡車彎上一條沒有鋪石塊的泥土路，走了不多一會就停住了。司機從駕駛艙裏伸出頭來，喊道：

「您要去的車站到了！下車吧，不然，我要把您帶到前面去了。」

姑娘抓住繩，爬下卡車，手脚都麻得發疼了。
「快些，火車已經到站了，」司機指指右邊。

娜嘉·普拉托諾伐繞過一個不大的花園，看見了火車跟來去匆匆的人們。她買了票，好容易才擠進塞得滿滿的車廂，只好站着了。她可真疲倦了：路上，已經不止一晝夜，從卡車換到馬車，有些地方還要步行，好容易才到達車站。

車廂裏又擠又悶，可是車子還是隆隆地走着，一公里接着一公里地閃過去……快到列寧格勒了。

到處都是戰爭的痕跡：破壞的鐵路軌道，炸毀的橋梁……可是人們已經向列寧格勒湧來。火車裏塞得滿滿的。來的人，有從撤退的地方回鄉的列寧格勒本地居民，也有從來不會在列寧格勒住過的人。所有的人都懷着同一個願望——協助復興列寧格勒。

車廂裏鬆動了些。擠在過道裏的旅客好夕都佔到了個位置。娜嘉也總算在長橈頭兒上坐下了：一個穿烏克蘭綉花襯衫的姑娘把身子移了移，很有禮貌地說：

「您在這兒暫時坐坐吧。總比站着好些！」

姑娘們攀談起來。娜嘉馬上知道這位旅伴名叫伐利雅。戰前她和母親及姊妹們住在列寧格勒。她在學校裏讀書。已經升到八年級了。就在那年夏天，媽媽打發她到烏克蘭姨媽家裏去做客。

「我要是知道以後會發生這些事情，我再也不去了……」

伐利雅大哭起來。單是從她斷斷續續的話句裏，娜嘉就知道這位姑娘在這一段時間裏吃了很多苦頭。德國寇出人意外地向伐利雅去的那個村子推進。她的姨媽想跟村裏的人躲到樹林裏去。

「在公路上，德國飛機向我們掃射。姨媽給打死了……我就跟着旁人逃……」

伐利雅不響了。娜嘉見她非常難受，也就不去問長問短了。可是過了一會，這個姑娘又開始講起了

來：

「列寧格勒我媽住的那幢屋子毀了。我一直給她寫信，可是都沒有回音。最近，才接到媽一張明信片——她還活着！我讀着明信片，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我現在就是到列寧格勒去。從烏克蘭到這兒真不容易，再說，身邊又沒有錢。」

車廂裏喧鬧起來。

「快到了……」

娜嘉跟伐利雅擠在玻璃窗口，燒焦的樹幹在眼前閃過去，到處都是很大的彈坑，破壞的建築物，破裂的屋頂，火燒場上的煙囪。它們像哨兵一樣站在那兒，就像戰爭的不會說話的證人一樣。

火車停了。列寧格勒到了！

娜嘉拿了行李，打算第一個走出車廂去。

「幫幫我！」伐利雅要求她，「我要把行李送到行李保管處去。」

娜嘉詫異地瞧着那個大提包。

「這是帶給我媽吃的蘋果。就在這兒，她以前挨過餓。」伐利雅的眼眶裏充滿了淚水和幸福的光芒。

如果娜嘉有媽，她一定也會這樣做的。

姑娘已經不再想到自己要趕快瞧瞧列寧格勒的願望了。她幫助伐利雅拖着那個提包。她們費勁地向前挪動着。人很多，跑來跑去，匆匆忙忙。四周盡是不平常的景象，都是從來不曾見過的。想停下來，又辦不到：人們像潮水一樣，簇擁着她們前進。

路很遠，提包顯得越走越重了。她們已經不是扛着走，而是在地上拖着走了。行李保管處排了很長一隊人。她們約摸站了五分鐘，伐利雅不耐煩起來。當快樂也許就在眼前的時候，等待是難以忍受的。

娜嘉有些可憐她。

「你知道你媽的新住處嗎？她住的地方離這兒遠嗎？」

「近得很！能够讓我走開一會，去瞧瞧媽媽嗎？……」伐利雅懇求地瞧着自己的女友。

娜嘉也想快些離開車站。她知道幾個遠親的住址。現在應當找他們去。娜嘉還無法知道，這些親戚是怎樣的人物，將怎樣招待她。怎麼辦呢？……可是伐利雅已經在邊走邊說：

「等我一分鐘，娜嘉！我馬上就來，馬上來！」

娜嘉就帶着陌生人的提包留下了。怎麼辦呢？她把那個提包跟自己的行李輪流地抱着，跟在慢慢移動着的行列後面。

時間在過去……可是伐利雅還沒有來。娜嘉抽出一本書，試試想讀。可是讀來讀去還是那一頁，書上說些什麼全不知道。她只是一直向門外瞧着。

行李房裏已經靜下來了。只有稀稀落落的幾個旅客走進來。他們是來拿行李的。娜嘉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丟下她的包裹自管自走吧，」她想，「爲什麼我就該坐在這兒呢？我數到一百就走。」她數了一百、三百、五百。她站起來，拿了自己的行李向門邊走去……可是又退了回來。她垂下頭坐在那兒，甚至不再向門外瞧了。

「娜嘉！娜嘉！您還在這兒！」伐利雅向她奔過來，叫着，「我找到媽了！那就是媽，你瞧，她老

得多了。」這姑娘又向一個上了年紀、裹着黑頭巾的女人奔去。那人什麼話也沒說，親熱地把女兒攬在懷裏。

娜嘉想起了自己的媽媽。她看見別人快樂，自己不大好受。她想快些走開。可是伐利雅跟她媽不肯放她走，堅決請她一道上家裏去。

「娜裘沙，你在這裏坐了一整天，又餓又累，還要看守別人的東西！你非常埋怨我了吧？你知道當我見了媽媽的時候是怎麼樣呵！我樣樣事情都忘記了，無論你，或者東西，都忘掉了。等我想起來，我斷定你已經走了。甚至不高興再上這兒來；可是媽一定要我來。難道我們現在會放你走嗎？」

娜嘉只得聽從她們……三個人一路走去——到蘇沃洛夫街並不遠。在一間小房間裏，伐利雅的姊妹已經將茶準備好了。一家人對娜嘉都很親熱，不過，她始終認為這時候最好讓她們母女單獨在一起。可是去找親戚已經嫌晚了。再說，這一天裏她也够辛苦了。主人給她準備好床鋪。娜嘉閉着眼睛躺在床上。她聽見伐利雅快樂地跟母親姊妹低聲談話，便格外感到自己的孤獨。

早上，她辭別了新朋友，走去找自己的親戚。她敲敲一處公寓的門，別人對她說：

「這幾個人不住在這兒。」

娜嘉茫然若失地站在扶梯的平台上。在火車上，她一個勁兒猜想親戚是怎樣的人，會怎樣招待她，哪曾想到，他們不住在這兒。「也許弄錯了吧？」她想了想，又敲了一次門。可是回答她的還是那幾句話：

「這幾個人不住在這兒！您上房屋管理處去問吧！」

房管處的辦事員在住戶名冊裏找了好一會，還找不到娜嘉說的姓。後來找到了，說：

「他們在開始封鎖的時候就撤退了，」注意到姑娘很慌張後，他又同情地加上一句，「也許他們很快就要回來的！現在回來的人很多。」

娜嘉在城裏來去走着，也不留心四周的一切。秋陽照耀着城市，處處引人注意。街道寬闊，房屋異常的高。可是毀掉的有那麼多呵！這一所呢？……中間全空了；沒有窗框跟玻璃的窗子，看起來格外大。屋子裏看得見天，屋頂塌了。

她覺得聶夫斯基街要好些，但街角上一幢靠近運河的屋子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細細一看，這才明白：原來是假裝的！是給上面繪有圖畫的夾板遮蓋住了！

娜嘉走進一個小花園。想休息一會。一個問題一直使她擔心：哪兒去住呢？

小路上有孩子在玩着。花壇上花兒開放了。她又想起了那幢拿夾板擋着的屋子……

「這兒的人真了不起！他們不想把自己的苦楚告訴別人。在城裏任什麼地方也沒有沮喪景象！可是我呢？……我還不致於完全指望親戚！已經給了我一張進師範學校的申請書。那兒有宿舍……」

姑娘向過路的人問明了路，隨後便滿懷希望地向目的地跑去。辦事處的人告訴她考試已經結束了。

「我有證明文件。我遲到的理由很充足。也許可以准我個別補考吧？」

「您去跟校長談談看。」

「如果我補考，我馬上就能搬到宿舍裏來住呢，還是考試之後才能搬進來？」

「可惜已經沒有空舖了。您應當早些來的。」

娜嘉不知所措了，悄悄地向一旁走去，冷冷地瞧着一個向桌子走過去的青年，自言自語着：「我到什

麼地方去住呢？」

這是她目前最大的問題。她自己以前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結果。

她慢慢地走下扶梯。這時已將近黃昏。

「再到伐利雅那兒去住一夜吧，她也許能幫我找個住處，或者留我住在她家裏……不錯，我沒有把她的住址寫下來！街名還記得，去找去！……」

娜嘉向過往的人問了路，走到蘇沃洛夫街上。屋子都那麼相像……，哪一幢是伐利雅住的呢。姑娘走進院子，跑上扶梯，找着……可是連姓都不知道。哪兒找到呢！她失望起來，她感到自己是那麼渺小，那麼不幸……她想起故鄉的集體農莊，想起跟父親告別時他最後的幾句話：

「女兒，以後如果碰到困難，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就上區委會去。」

她向站崗的民警打聽到青年團區委會的地址。原來路很近。娜嘉跑上三樓，應接室裏有很多青年人。有些人在走來走去，有些人在問好，有些人在說說笑笑。另外的一些人，一邊走，一邊約定什麼時候再見。所有的人給共同的工作聯系着，老早就認得了。

坐在桌子旁邊的一個姑娘，瞧見了怯生生地站在門邊的娜嘉，便向她走過去。知道她要見區委書記，就請她等一會兒。娜嘉極力整理自己的思想，可是她的心思不容易集中。一切都在吸引她。請她去見區委書記的時候，她非常緊張。在辦公室裏甚至沒有敢坐下去，雖然聽見有人請她坐。

「您姓普拉托諾伐嗎？」

「是的，」娜嘉輕輕地回答，沒有抬起眼睛來。